

今日的西藏

董之學著



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初版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本冊實價一角五分

預定每輯十八冊大洋二元

國外預定另加郵費一元

上海陶爾斐司路生活書店發行

12.222-48

時事問題叢刊

(15)

今日西藏

董學之著



21—11—1933

目次

頁數

一	引言·····	三
二	西藏的史地背景·····	六
三	經濟狀態·····	一〇
四	社會狀態·····	二〇
五	政治狀況·····	二六
六	國際關係·····	二九
七	中藏的糾紛·····	三三
八	西康改省的經過·····	四〇

一 引言

有人說：中國本部都快要亡掉了，那裏還有興趣來研究無關重要的西藏問題？我們承認：帝國主義掠奪我們的領土，已經從邊疆迫近中原了。我們承認：中原能否保存，尙是絕大的疑問，但我們仍認為有討論西藏問題的價值與必要。就實質講，西藏問題便是如何抵抗帝國主義的問題，是如何連繫少數民族到反帝的殖民地解放運動中來的問題，越在帝國主義要瓜分中國的今日，西藏問題便越加重要起來了。

現在世界各國，差不多都有少數民族的問題。我國在近幾百年來的歷史上也常常鬧着少數民族的糾紛。前清平定苗亂回亂以及西藏人的暴動，都費了很大的努力。目前新疆的回纏叛變，藏軍進擾青海西康雲南，這都是少數民族對我們不滿的明白的表現。

但其中也有帝國主義的操縱與指揮，不過帝國主義也是抓住了少數民族對我們的憤怒，才能夠實現牠操縱的野心。

中國號稱五族共和，這當然不是基於實際平等原則的五族共和；實際上，漢人支配了一切。漢人不獨支配一切，並且對於少數民族的要求與希望，從沒有加以耐心的研究。一直等到蒙古西藏脫離了我們，少數民族問題才喚起許多人的注意。然而大多數的作家與政論家，還認為少數民族問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。

我們研究少數民族問題，最重要的便是首先排除我們自己的大中國主義的態度。須知我們自己也是受壓迫的一個弱小民族。我們為著摧毀這一加於我們的外來壓迫，當然需要一切弱小民族的同情與援助，那末就萬不可懷抱壓制其他民族的意圖，來引起牠們對中國的憤恨，來破壞反帝的聯合戰線。現在帝國主義都向着第二次世界大戰邁進。都要加緊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壓迫，反戰與反帝的連合鬥爭，是非常必須的。必須

把帝國主義的蓄水池（殖民地）變成反帝反戰的營壘，務使帝國主義無從利用一部分的殖民地來反對另一部分的殖民地，來加強牠對整個殖民地的統治。

現在中國政府以及一部分的作家，提出了許多收回西藏的具體方案，如移民實邊，施行懷柔政策，實施普遍的教育等等，仍然沒有脫離大中國主義的色彩，其目的無非是要同化西藏，使牠成為我國整個的一部分正和內地各省一樣。

然而實際上，西藏向來祇是中國的藩屬，並沒有受到我國的直接統治；現在牠已脫離我們而投到英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去了。那末就是要教育牠要同化牠也是不可能了。甚至要懷柔牠，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，因為英國的懷柔政策比我們的高明多了。

我以為要圓滿地解決西藏問題，必須拋棄傳統的大中國主義的觀念，另外覓取最近代的最適當的民族政策。要在反帝的連合戰線的口號下，號召西藏的廣大羣衆和我們在一塊兒奮鬥，來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——帝國主義與其工具。

近代民族政策，在使少數民族能夠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享有充分自由的發展，就使牠們要分離獨立都是完全可以許可的。現在美國對於菲律賓尙且可以限期准其獨立，我不知道爲什麼：以貧弱不能自主的中國，還不肯提出西藏獨立問題和西藏的人民來商量一下。不過牠要獨立，必須反對帝國主義，連英國在內，才能得到我們的同意。

二 西藏的史地背景

西藏是個高原，北界新疆，南通印度，西方和印度的喀什米爾接壤，其東南爲青海與新近成立的西康省。西藏的首都是拉薩，四山環拱，一水中流，氣候溫暖，青蔥滿目。居民大約有四五萬，商業也很繁盛。次要的城市，有日喀則（一作札什倫布），位於牟楚河與雅魯藏布江的合流處，是班禪喇嘛坐牀的地方。其商業不及拉薩。此外的大城市，有江孜亞

東春丕（一作春碑）等等。

西藏東西約二千六百里，南北約一千二百里，面積約二百五十餘萬方里。西藏的總人口，沒有精密的調查，大約是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。

西藏高出海面一三〇〇〇至一五〇〇〇呎是全世界的第一個高原。亞洲的諸大山脈，如崑崙山系，喜馬拉雅山系，與岡底斯山系，都從這裏發源。至於氣候，則各地不同。東南兩部，受信風的調劑，溫度尚不高不低。西北兩部，信風被高山隔絕，不能達到，因此空氣乾燥，缺少雨雪，氣候也就趨於極端了。南方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氣候是很熱的，這也由於信風被隔絕的原故。西藏的春季來得很晚，而秋季却來得很早。農民要等到四月才能下種，到九月杪，便忽忽收穫，否則禾稼就要受寒霜的損害。

西藏過去的歷史，從何時開始，恐怕是沒有人確切知道的，我們僅僅曉得古時的西藏，是諸羌與三苗盤據的地方，現在西藏人便是羌種苗種的後裔。這塊地方在古時並不

叫西藏，起初被稱為禿髮，唐宋時代被轉化為吐蕃，元朝改稱西蕃，明朝又改為烏斯藏，西藏這個名字，是清朝才出現的。

西藏和中國發生關係，大約是在唐朝太宗貞觀八年（公曆六三四年）。那時候西藏王德蘇隆贊派遣使節到唐朝，進貢請婚，太宗沒有答應。後來又請婚，太宗便以同宗女兒文成公主嫁給他（公曆六四一年）。嗣後西藏羨慕中國的學術文化，派遣許多貴族子弟來到中國學習詩畫。從此中國的文化便逐步流入西藏了。

唐朝對於西藏，沒有採取一定的政策，並沒有把她當做藩屬看待。西藏人也時而叛變，時而友好，沒有一定。元朝征服西藏以後，就想藉宗教做工具來統治西藏，於是敕封其教主八思巴為大寶法王，要他治理西藏。後又在河州設立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，分設宣撫司於打箭爐雅州等地。其後又設宣撫司於烏斯藏。撫慰的結果：西藏僧侶紛紛來到中國進貢，中藏的關係，逐步密切起來了。

明朝更擴大了元代的宗教政策，想把佛教作為收撫西藏的工具，於是敕封烏斯藏的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，要他統轄藏地。對於佛教徒來朝貢的，更是優禮待遇。統計由明朝被封為法王的有八人，被封為西天佛子的兩人，被封為灌頂大國師與灌頂國師的有二十多個人，這些僧官兼政官，都是世襲的。中藏的貿易關係，也較前密切了。西藏人從沒有擾亂明代的疆界，可見懷柔政策的影響是很大的。

清朝初年，西藏僧侶仍有遠道來朝的。康熙五十九年（公歷一七二〇年），清將噶爾弼平定西藏，遂以其土地與人民賜予達賴喇嘛，使他住在布達拉（拉薩）。其後西藏屢次叛變屢次降服，到乾隆時代才變成中國的藩屬。

乾隆五十七年（公歷一七九二年），把廓爾喀的亂事平定了。清朝就從此勘定西藏和廓爾喀哲孟雄（一稱錫金）的界限，沿邊界設立許多關卡，禁止偷越，就是進貢等事，都須事前稟明駐邊將領，才能舉行。同時對於西藏本地政府行使更嚴厲的監督權。從

此藏中的諸問題，都改由駐藏大臣直接辦理。布達拉（拉薩）與札什倫布（日喀則）的『商上』（掌管度支），也被改隸於駐藏大臣，一切收支，都要受他的審核。達賴與班禪對外國的通信，也要告知駐藏大臣，詳細商量。清政府除了嚴行監督西藏以外，又施行懷柔政策，對於達賴喇嘛非常優待，對於西藏的人民也往往豁免他們的糧課，並嚴禁『上商』剝削百姓；又發給巨款來撫卹前藏的窮苦民衆，更修復坍塌了的民屋來招回逃散了的百姓。

三 經濟狀態

這不待說，西藏自然是個經濟落後的國家，其落後的程度比中國的大多了。經濟落後的特徵，便是農業佔經濟上的支配地位與未脫離畜牧的階段。講到西藏的農業，更是

可憐。在那裏，氣候的寒冽，限制了五穀的滋長發育。唯有青稞，尙能成熟蕃植。按青稞是麥子一類的東西。

實際上，有一大部分的西藏人還沒有脫離游牧的生活，西藏的牧人，統稱為第羅巴（drok-pa）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，他們所畜牧的是牛、羊、長毛羊、小馬等。他們的生活，是在犛皮製成的帳篷中度過着。這個帳篷就是等於一個小家庭，男的出去畜牧，女的在篷內製布或做牛酪。牧人有時也建造小小的粗劣的居宅，聊蔽風日。

錫金（一作哲孟雄）的牧人，當夏季熱度增高的時候，便開始向高處遷移。這是因為熱天到來，就有一種吸血蟲出現，擾害牛羊。牧人必須沿溪流向樹木多的地方移動。每移一站，必須停留一兩個月，等到秋天來了，便把牛羊遷移下來。

牧人必須每年一次來到低平的地帶，出賣他們的產品，如羊毛、鹽、加強茶味的遭達、牛油、犛尾等，換回大麥、麥麪、茶與少數豌豆。他們下來的時候，大約在早冬。

此外，西藏的富家如巴拉（Pa-lha）也畜牧多數的羊羣，其數目在兩萬頭左右。這些羊都是由被僱的牧人所照料的。有時候也採用包辦制，由牧人承包規定了的產羊的總數，超過總額的盈餘概歸承包人，倘若不足總額，則由承包人補足。

其次談到農業與農民。

西藏高地產大麥，這是主要的穀類，其次便是豌豆與芥，番薯的種植是很稀少的。距海面一萬五千呎以下的低地，也生產小麥。不過小麥的數量，比大麥的少多了。大麥又分為兩種：白大麥與黑大麥。黑大麥的穗並不是全黑的，所以又被稱為雜色大麥。大麥與豌豆雜種，也是常見的。

一萬一千呎以下的地方，生產很多的蕎麥，其種類有甜的與辣的兩種，是窮人的主要消費品。西藏沒有什麼菜蔬，一則由於氣候不宜，一則由於土人不歡喜吃牠，僑藏的華人，因為喜吃菜蔬，常常把牠種在菜園裏，不過一到冬天，便沒有菜蔬了。

玉蜀黍產於尼泊耳與錫金，成爲這塊地方的主要食料。東喜馬拉雅有不少的玉蜀黍，但在西藏則很稀少。也有人說玉蜀黍可以成熟於一萬一千呎的高地。

不丹與錫金的南方，產生熱帶的植物，甚至連米也能夠產生。錫金人所最歡喜的米（*Takmaru*）產量不多，但可以生長於高地，而且富於滋養。在不丹，八千呎以上的高地也產米。從外部運到西藏的米，都變成了貴重的物品。

西藏的東部，生植很多的果食，如杏子、核桃、梨子、桃子等。錫金產生味美的小橘子。

就大體講，西藏的人口很稀薄，並不缺少耕地。加以西藏人過寺院獨身的生活的不在少數，遂至往往有田無人耕，有些可耕的土地淪爲荒廢。江孜一帶，每年只產生一種穀物，給予土地以充分的休息，因此地力很富；而農民又廣施肥料，灌溉也很便利，所以每年的收穫是很豐富的。夏季河水漲發，瀾漫兩岸，把細泥與肥料堆積於地面，形成天然的施肥。

地主壓迫與剝削農民的程度，可在這件事情裏看出來：農民得不到地主的允許，便不許離開土地。農民要出外，必須申具理由書，向地主請假，並須付出一大筆代價。假如農民要離開家庭僅只幾個月的時光，也是要向地主請假的，並須稟告地主：承認擔負地租。倘若逃亡了的農民被捉着，他必須繳清地租，並且還要受種種懲戒。這種封建的剝削，在西藏是普遍的現象。

西藏的中部，採行穀物輪流種植的辦法：第一年種大麥，第二年讓田土荒廢，第三年又種大麥，第四年種豌豆，第五年種小麥。這樣，第三年的大麥，比第一年要加多一倍。又大麥與芥，常常合種在一塊兒，同時播種，同時成熟。大麥小麥與芥，在三月或五月播種，到七月便成熟了。第一次穀物收穫以後，就續種豌豆等。

農民所用的農具，如耙、犁、鋤、耨等，都是很粗劣的。犁是用犁拖的。拖犁的犁，往往被飾以五彩，煞是悅目。農民用的肥料，有獸糞與人糞種種。西藏人也採用人工的灌溉，構築或

修理灌溉工事所需要的勞力，是由佃農供給的，沒有工資，供給勞力的標準，要以播種的多少爲斷。

西藏的禾稼，也和其牠的地方一樣，遭受旱災水災冰雹災蝗災以及鼠災。其中鼠災是很特別的。據說山上的鼠，常常成羣結隊到彭仔山（Pomtsi）喫果實，喫了就下山吃禾。此外寒霜對於禾稼的損害是很可怕的。因此，農民要乘寒霜未降的時候，便要即早收穫。西藏是個喇嘛國家，對於災害的防範與除祛，只有乞靈於那不靈的上帝。

農民既在西藏的經濟地位上佔重大的位置，自然要受到統治階級的嘉獎。有許多西藏的古訓不許官吏虐待農民，不許權貴以強迫的方式來交換佃戶的金銀玉器，不許僧人強買農民的物品，也不許強賣鹽與牛乳給佃農。地主與寺產管理人，不得強迫佃農的小孩或僕人爲自己服務。

農民的租稅問題：西藏流行着一種普遍的租佃法，照這租佃法的規程，佃戶每年交